

朝額靈應

要陳元光祠

陳元光與漳州 早期開發史研究

在漳州漳浦縣神宗熙寧八年六月封忠應侯徽宗政
和二年八月加封顯佑二字紹興七年正月又集
成

昭烈二字王父政母吐萬氏紹興二史

助昌侯母曰厚德夫人王妻种氏建文

年六月加封昭烈二字

王子珣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封昭烈侯靈著順應

順應

順應

順應

卷一百三十七



陳元光與漳州 早期開發史研究

謝 重 光 著

文 史 哲 學 集 成
文 史 哲 學 出 版 社 印 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 / 謝重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文史哲，民83
面：公分. -- (文史哲學集成；324)
ISBN 957-547-889-4 (平裝)

1. (唐) 陳元光 - 傳記 2. 福建省龍溪縣
- 歷史

673.19/321.2

83009205

文史哲學集成 ㉔

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

著 作：謝 重 光

出版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 正 雄

發行所：文 史 哲 出 版 社

印刷者：文 史 哲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五一二八八一二 彭正雄帳戶

電話：(○二)三五一一○二八

定價新臺幣二〇〇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547-889-4

自序

《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一書，是我五年來研究漳州早期開發史的一次總結。這裡說的漳州早期開發史，是指從唐高宗至唐德宗時期的一段歷史。在此之前，包括今日漳州市轄區在內的閩南、閩西南和粵東廣大地區，尚是「蠻獠」——即畚族先民聚居地，中原王朝的勢力尚未真正到達這裡，或者說中原王朝的勢力在這裡還極為微弱。隋唐之際，中原王朝開始有意經略這塊地區，由此而引發了漢族政權與「蠻獠」族人的矛盾，但因其時王朝投入此地的力量尚少，因而與「蠻獠」的矛盾還不至於太尖銳、激烈。到了唐高宗時期，隨著漢族勢力對「蠻獠」地區侵入和蠶食的逐步推進，「蠻獠」人民的反抗鬥爭也就以空前的規模和聲勢爆發出來。事態的發展，迫使唐王朝必須下決心解決這一地區的所謂「蠻獠嘯亂」問題。起初他們寄希望於將門之後的循州司馬高琬，即開國元勛高士廉的孫子。但是高琬北人南來，人地兩生，未能有效地鎮壓「蠻獠」的反抗鬥爭，不得不借重於早已落籍潮州的陳元光家族的力量。陳元光趁時而起，平定了「蠻獠」之亂，奏置了漳州，並出任漳州首任刺史，為漳州的開發作出了巨大貢獻。此後其子孫世襲漳州刺史，直至德宗貞元年間。在此一百餘年間，漳州歷史舞臺的主角是陳元光及其家族。所以研究陳元光及其家族的興衰史，正是研究漳州早期開發史的主要內容。

2 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

在漳州地區，人們對於陳元光並不陌生，許多史誌工作者還寫過不少宣傳陳元光的文章。問題在於，在一般人心目中的陳元光並不是歷史上實有的陳元光，而是被神化了的作為民間信仰崇拜對象的陳元光。把陳元光崇拜為神，本來合乎中國幾千年來傳統的禮法和傳統的社會心理。《禮記·祭法》說：「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這是官方提倡的聖賢崇拜的理論根據。除了能禦大災一條外，「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諸條陳元光都做到了，所以他理所當然地被列為祭祀的對象，受到漳州一帶官民的共同崇奉。對於陳氏後裔來說，他們對於陳元光的崇拜又與「祖有功、宗有德」的祖宗崇拜原則結合起來，聖賢與祖宗合二而一，既然無限崇拜，便希望崇拜的對象盡量完美。於是乎就想像、就附會，甚而至於假托、編造，張冠李戴，終於把陳元光塑造成一位門第高貴、文武兼備、忠孝雙全、功高德隆的「開漳聖王」。

充斥在陳氏及開漳將校後裔諸姓族譜之中，繼而又被寫進明清以來各種地方史志、甚至被採進《全唐詩》《全唐文》等書之中的種種有關陳元光的記載，多半就是陳元光崇拜者製造出來的傳說和故事。與這些紛繁記載相映成趣的是，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對陳元光卻隻字不提。這種狀況，使我們研究陳元光進而研究漳州早期開發史的工作變得異常艱難。一方面，我們要通過精密的考訂來鑒別晚近譜、志等書中有關陳元光記載的真偽情況，認真區分歷史人物的陳元光和作為民間崇拜對象的「開漳聖王」，通過去偽存真，透視陳元光一生活動的史影；另一方面，又要在浩如烟海的唐宋文獻中披沙淘金，挖掘出關於陳元光

的較早較真的記載，從中探尋有關陳元光郡望、籍貫、家世、生平等方面的消息。此外，還要與一批宥於舊觀念而自以為是的陳元光「研究者」論戰，對付他們連篇累牘的「質疑」、「商榷」乃至蜚短流長之類的謬言。

不過，重重的困難並沒有使我裹足不前。早在我涉足史學研究之初，我就從前輩學者那裡獲知：做學問是要有足夠的理論勇氣的。我從前輩的教導中吸取了力量，對困難採取了知難而進的態度，並決定以剝笋殼式的層層解剖的方法處理學術難題，而以耐心的充分說理的方式，觀點鮮明地回答種種感情用事者的論難。

所謂剝笋殼式的層層解剖的方法，就是先清理有關陳元光的文獻資料，然後再論述陳元光的一生活動，以及漳州早期開發史的背景、過程和結果。在清理陳元光文獻資料時，又依次考證了所謂陳元光詩、文和家世生平傳說的真偽，以期達到正本清源的效果。本書前八篇各自獨立而又互相關聯的文章，就是依照前述邏輯順序組成的。最後一篇是資料匯釋，旨在使讀者進一步了解有關陳元光的文獻資料的真偽情況，以及那些假造、偽托材料的演變軌迹，當然也是為今後的學術研究提供一種方便。

在這些文章中，我反覆要闡明的問題可以概括為如下幾點：

第一，歷史上有關陳元光的文獻資料，時代愈晚則可信度愈低。大體來說，自明萬曆以降，陳氏及有關各姓族譜中的資料，包括據私譜成文的方志和詩、文總集中的材料，基本上是假造、偽托的。

第二，從較為可信的資料來看，陳元光家族至少從元光祖父那一代起已經落籍嶺南，成為嶺南土豪。陳元光父子是在嶺南就近起兵平定「蠻獠嘯亂」，而不是從遙遠的光州固始領府兵入閩

4 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

平亂，因而並不存在唐初有大批兵民從光州移殖閩南的史實。

第三，唐初發生在嶺東閩南的「蠻獠之亂」和陳元光的「平蠻」「開漳」，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唐王朝把實際統治範圍逐步向南推進，也就是實施有計劃經略閩、粵政策的必然結果。唐廷不是靠從中原派武力南征來實現其經略閩粵的戰略，而是靠閩、粵土著親朝廷的力量或以夷制夷的辦法來達到其戰略目標。陳元光家族所代表的正是親朝廷的土著力量。他們歸附朝廷鎮壓了「蠻獠」的反抗，既發展了自身的政治、經濟勢力，又符合中央王朝的利益，因而受到朝廷的器重。「平蠻」之後設置了漳州，閩嶺之際這塊長期不靖的土地名義上成了朝廷的一個行政區，朝廷達到了階段性的目標，但作為代價，卻是不得不同意陳氏世襲漳州刺史，自行辟置僚屬，即新設的漳州只是一個羈縻州，它實質上幾乎成了陳元光家族的獨立王國。朝廷不會同意這個獨立王國長期存在，隨著「蠻獠嘯亂」的矛盾逐步解決，朝廷與陳氏家族的矛盾漸漸激化。通過幾個回合的較量，在元光曾孫陳謨任漳州刺史之後，漳州州政終於回歸朝廷掌握，漳州作為羈縻州的歷史階段隨之結束。

第四，漳州的早期開發史，也就是漢族與「蠻獠」之間長期進行血與火的鬥爭史。鬥爭的過程是殘酷的，雙方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特別是「蠻獠」人民，他們的生存空間日益縮小，許多兒女慘遭殺戮。但是鬥爭的結果是加速了漢族與「蠻獠」的融合與同化，促進了漳州經濟、文化的進步。基於這種複雜的事實，我們一方面要指出，以陳元光家族為代表的漢族統治者與「蠻獠」人民的長期鬥爭，具有民族壓迫和民族征服的性質，是漢族強制地同化「蠻獠」人民；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陳元光的活

動客觀上有利於漢族與「蠻獠」的共同進步，對於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進步是有積極意義的。

以上這些寫作意圖，有一部分是以論戰的形式來體現的。爲了論戰的需要，有些篇章難免出現了某些觀點和材料運用上的重複。爲了保存當時論戰的實況，此次結集成書時一仍其舊，未作刪改；但對當時以爲可信，後來經過進一步考證確定其偽的材料，則予以刪除，有關觀點也作了相應的調整。

在本書搜集資料的過程中，得到福建省圖書館古籍和地方文獻閱覽室李珽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本書的部分文稿曾經友人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楊際平教授審閱並提出寶貴意見，在此一并誌謝。

6 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

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

目 錄

自 序.....	1
壹、《龍湖集》的真偽與陳元光的家世和生平.....	1
貳、再論《龍湖集》是後人僞托之作.....	17
叁、《全唐文》所收陳元光表文二篇係僞作考.....	37
肆、《唐嶺南行軍總管陳元光考》質疑 ——附論陳元光平蠻開漳的性質.....	67
伍、陳元光研究中的史料鑒別與取捨問題 ——與歐潭生先生商榷.....	85
陸、「開漳聖王」陳元光論略.....	103
柒、漳州初建時期實行羈縻州制說.....	119
捌、陳元光家族遺迹雜考.....	141
玖、陳元光文獻資料輯校與疏證.....	157

8 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

壹 《龍湖集》的真偽與 陳元光的家世和生平

陳元光是唐初閩粵地區的一位重要歷史人物。他在唐朝廷對閩粵邊境地區的經略及漳州建立後閩南的開發中作過重要的貢獻。他的武略和政績歷來為閩南人民傳頌，也得到有關方面的肯定。但在有關陳元光家世、生平的傳說中也摻進了許多後世偽托的成份，給我們正確地認識這位歷史人物增加了不少困難。特別是清末民初纂成的若干《陳氏族譜》，刊載了題為陳元光所作的《龍湖集》，內收古賦三篇、五言詩三十四首、七言詩十四首，多為《全唐詩》、《全唐詩外編》及其他傳世文獻所未載^①，而近來一些論者卻力主其真，並據此提出陳元光不但是「一位文武雙全的將領」，「同時還是一位傑出的詩人」，「無愧稱為初唐詩歌革新運動在南方的一面旗幟。」^②這一結論若能成立，不但唐初閩粵地區的歷史必須重編，一部唐代文學史也得改寫。問題關涉如此之深且巨，不能不認真對待。故本文爰據管見所及，先考《龍湖集》的真偽，進而更論有關譜、志的問題及陳元光的真實家世和生平。

一、《龍湖集》中出現的紕繆

《龍湖集》所收詩、賦，字句錯訛、用詞鄙俚，或同一首詩中用字重複，或不同詩之間句子雷同，而且不叶聲律之處比比皆是。這個問題，《福建地方史志通訊》在1986年第5、6期所刊

2 陳元光與漳州早期開發史研究

《「龍湖」考》一文的按語中早經指出。但這樣的問題尚可委諸作者水平低下，未必可證該集之偽，姑置不論。

《龍湖集》中更突出的紕繆是提到的人物、事件、地名、制度等多悖于唐代史實和唐人習慣。倘若此集真是陳元光所作，是決不可能出現此類錯誤的。因此，這些紕繆是該集係後人偽托的鐵證。茲舉其要，略加剖析。

1. 地名之謬

《龍湖集》首載古賦三篇，後附「汝寧刺史鄭」的批語。按之史乘，元代始設汝寧府，明清因之。元、明、清的汝寧府地漢代稱為汝南郡，唐代稱豫州，也曾一度改稱汝南郡。唐代又有汝州，轄區並非後世的汝寧府地域。陳元光的時代既無汝寧州，又何來汝寧刺史呢？

《集》中又有《半徑廬居語父老》二首，內有「二州諸父老，百里載牲來」語，詩後按語引陳元光《墓志銘》，謂陳政的二兄敏、敷奉朝命領兵入閩增援陳政，其母魏氏同行，「至浙之江山縣，敏、敷病疽；至浦城，孫子亦疽」云云。墓志銘應寫于墓主死後不久，則出現的地名本應是唐初的行政區劃。但江山縣唐代稱為須江縣，至五代的吳越始改曰江山縣；③浦城在隋稱為吳興，唐武德四年（921年）更名唐興，後廢入建安，載初元年（689年）復置，天授二年（691年）曰武寧，神龍元年（705年）復曰唐興，直至天寶元年（742年）始稱浦城。④陳元光卒于景雲二年（711年），其墓志銘中怎麼可能出現幾十年乃至二百多年後的行政區劃名稱呢？而且此詩說是為其祖母結廬守制時所作，是時漳州已建，轄地「方數千里」⑤，詩中所謂二州指泉、潮二州，方數千里的漳州境內，又怎麼可能出現「二州諸父老，百里載牲來」的情景呢？

再如《曉發佛潭橋》一詩，《古今圖書集成》卷1097《漳州府關梁考·漳浦縣佛潭橋》明載：「在十七都，元至正間建」，唐時尚無佛潭橋，陳元光如何能吟出「曉發佛潭橋」的詩篇？

《龍湖集》中一再出現唐初所無的地名，暴露出此集乃後人偽作。作偽者以當時地名附會唐代行政區劃，因而露出了馬腳。

2. 人物、職官之謬

《集》中三賦之後又列有「左拾遺裴行立評」，五言詩中則有《和王采訪重九見訪》一首。按裴行立《新唐書》有傳，未載其曾歷官左拾遺，《舊唐書·憲宗本紀》載其卒于元和十五年（820年），《新唐書·方鎮表》稱其享年四十七，可知裴行立生于唐代宗大歷九年（744年），上距陳元光卒年已六十餘年。陳元光作賦之時，裴行立尚未出生，何能以主司的口吻，評贊此三賦「鍊達老成，三代之威風，無幼衝之嫩語」？至于王采訪，是指姓王的采訪使。然而唐代采訪使始設于開元二十一年（733年），安史之亂後廢除^⑥。陳元光生前既無采訪使之官，安得與「王采訪」詩酒酬酢？

3. 名物、制度之謬

更為可怪的是，《喜雨次曹泉州》詩第二首中有句云：「銅虎謹深懸，木鐸今始作」句。銅虎指用銅製作的虎符，又與唐代制度相悖。按唐代所頒符契，用於調遣軍旅，更易守長的初用銀菟符，後改銅魚符；傳信符則因方位而異：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給朱雀符，西方諸州騶虞符，北方諸州玄武符。此外又有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詔命，乃是頒給品秩較高的官員隨身攜帶者。諸符中唯銀菟符和騶虞符以虎為形，但銀菟符乃銀質，騶虞符用於西方諸州傳信。地處南方或

東南方的漳州刺史、節將不可能有銅虎符。

4. 犯諱之謬

封建社會對君主、尊長輩的名字必須避諱，倘有意或無意直犯其名，便是犯諱，乃是大不敬之罪。唐高祖李淵的祖父名叫李虎，武德初被追尊為景皇帝。唐人避其諱，以於菟或騶虞代稱虎字，虎符因而稱為銀菟符或騶虞符。同樣的道理，唐代文獻中把「世」寫作「代」，「治」寫作「理」，有時還把「民」寫作「人」，民部改為戶部，是避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之諱。

對於陳元光來說，他生前的唐代諸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之名淵、世民、治、顯、旦，還有被追尊為皇帝的高祖李淵之祖、父名虎、昞都應避諱。但在《龍湖集》中，虎、淵、世、顯等字俱直犯不避，其中虎字竟出現十三次之多，有「驅風雷兮從虎龍」、「一戈探虎穴」、「虎帳風霆肅」、「銅虎謹深懸」、「官僚仗虎墀」、「祛災剿猛虎」、「山畚遙獵虎」、「驚旗負虎丘」、「石臥虎司碑」、「斷蛟驅猛虎」、「義重同胞堪搏虎」、「乾坤義氣為虎神」等句，甚至有一詩直題作「風虎」；犯淵字的如「策向桂淵弘」、「對菊淵明懷刺史」；犯世、民兩字的如「祈禳稱世世，民社兩無違」、「同車蓋世雄」、「青牛出關逃世紛」；犯顯字的如「居官顯孝廉」、「顯相賴殊才」等，也是一犯再犯。陳元光作為朝廷命官，豈有不守國典，屢犯國諱之理？能否用元光武人，僻處海隅，不嫻禮法來為其犯諱辯護呢？也不能，比陳元光時代稍早的嶺南俚帥楊世略，高祖時歸順朝廷，官授循州刺史，唐太宗即位後，他為了避太宗諱，改名楊略，即為顯例。《龍湖集》中犯諱之謬，只能說明它並非陳元光所作，而是出自後世無識好事之徒之手。

5. 其他方面的謬誤

《龍湖集》中還有其他許多不合情理的現象。例如《龍湖公祀后土》一詩，既稱龍湖公，應是別人作詩記敘元光之事，若是元光所作，豈有自稱為公之理？詩云：

天啓鑑湖清，靈源浸天碧。不爲潛龍盤，上翊飛龍績。

花氣漬龍香，河光溥龍德。福以龍德鍾，壽以龍仁益。

百禮祀龍神，九歌感龍格。龍湖配天長，萬葉復千億。

此詩題爲祀后土，實則祀龍神，而且不叶韻律，不倫不類，最成問題的是末二句，陳元光自號龍湖，詩云「龍湖配天長，萬葉復千億」，這不是自命爲龍，自命爲天嗎？《陳氏族譜》稱：陳元光葬考妣於雲霄山，有望氣者指其塋域有王氣，元光亟命徙葬以謝嫌疑。然則陳元光是個忠謹之人，怎肯作此狂妄僭亂，可能招致滅族之罪的詩句？

又如《候夜行師七唱》，共七首長詩，歷述傳說中陳元光隨父入閩十年征戰的業績，第一首敘起，第七首作結，中間五首分別寫初更至五更所思所憶，結構可謂頗具苦心。但稍加推敲，若說此詩乃某夜行師中吟就，則馬背上征途中哪能如此從容寫出七首長詩？須知候夜行師，定是軍情孔急，不是等閑漫遊。若說這組詩是日常暇時所作，則其內容又非寫夜間行師之事，與詩題不合。詩中內容亦多有不合情理者，如第二首「魏母咸亨奉勅文」句，稱自己的祖母爲魏母，實屬罕見；第六首寫戍守中事，忽有「雪花散雜梅花媚」，「河腹冰堅防虜騎」；另外《觀雪篇》中有「忻然睹香雪」句，《平獠宴喜》詩中有「風生雲無帳，雪壓碧油幢」句，把北國嚴冬景象搬到「正值嚴冬際，渾如春畫中」、「天涯寒不至，地角氣偏融」①的閩粵之交，何其悖亂不經？

《龍湖集》中諸如此類的紕繆不勝枚舉。誠如著名史學家黃宗羲指出的：「氏族之譜……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爲之。掇拾訛傳，不知考究，牴牾正史，徒詒嗤笑。」^⑧《龍湖集》正是陳氏子孫中無識好事之徒，掇拾訛傳或擅自偽造出來的，其旨無非爲了增加祖先的光榮，結果卻弄巧反拙，貽笑於世人。

二、有關譜、志暴露的問題

《龍湖集》的內容證明了它是一部偽作，但這部偽作產生的時間，還須從陳氏族譜的演變過程中去探尋。

據陳禎祥於民國五年（1916年）纂成的木刻本《潁川陳氏開漳族譜》（藏廈門圖書館，下稱《禎祥譜》）所載歷代序言，陳氏族譜最早撰於後唐，其後不斷有所修訂，僅南宋一朝和清乾隆年間就各有二次續譜之舉。其中乾隆六十年（1795年）纂成的陳氏譜，據作序者沈水同稱：「漳郡遭於兵燹，淪於水滌，載籍蕩然無存者什一」，舊的陳氏譜亦淪沒不存，續譜者據傳聞成書，而自以爲「訛者訂之，落者注之」，功莫大焉。其實，有關陳元光的許多傳聞不實之詞，很可能就是乾隆時續譜中附會進去的。惜乎舊譜既已不存，今已難以考見其詳了。

所幸漳州府志、福建通志及有關縣志、廳志關於陳元光的記載，乃「據家譜書之」^⑨，因而從不同時期此類志書的有關記載的演變中，仍可窺知其所據陳氏族譜的演變情況。

按漳州志始修於宋，有祥符《漳州圖經》，淳熙《臨漳志》，嘉定《清漳新志》和淳祐《清漳志》四種，然今皆不存。明初修成的《永樂大典》對淳祐《清漳志》多所引據，並未提到有陳元光《龍湖集》一書，可見宋修漳郡諸志，尙無陳元光著《龍湖集》